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

主编 郑炳林 魏文斌
助编 郑国穆 魏迎春

(上册)



甘肃文化出版社

K879.244-53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

主编 郑炳林 魏文斌
助编 郑国穆 魏迎春

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
郑炳林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上/郑炳林,魏文斌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9
(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14-447-2

I. 天… II. ①郑…②魏… III. 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 IV. K879.2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995 号

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上册)

郑炳林 魏文斌 主编

责任编辑/蒋 潇
封面设计/安 毅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648号

开 本/787×1092毫米 16开
字 数/1276千
印 张/56.75
版 次/200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2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80714-447-2
定 价/380.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序

郑炳林

天水麦积山石窟是我从事敦煌学研究接触最早的石窟,1984年前半年我因为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需要,旁听了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的中国自然地理课程,跟着学生到天水实习,第一次看到了麦积山石窟,看到精美的石窟群雕塑时被这些精美的艺术品震惊了,由于我自认为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对这些塑像只有敬仰而已。

我真正研究了解麦积山是对日教学需要所迫。1998年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开始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派遣敦煌学研修生,我每年带领这些学生到麦积山石窟考察一次,每次总要在石窟上看三四天,这样以来就对麦积山石窟熟悉了,感情就逐渐加深了。天水麦积山石窟是我国著名的石窟之一,以精美的北朝雕塑享誉国内外。地处丝绸之路的东段,紧邻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它的发展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著名高僧玄高、竺法护等都在麦积山活动过,史籍中留下了关于他们的记载。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以泥塑或石胎泥塑著称,现存从十六国到元代洞窟211个,特别是北朝石窟雕塑艺术水平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不可否认麦积山石窟与敦煌石窟并处甘肃省的东西两端,敦煌莫高窟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文献大量散佚国内外,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吸引了更多的中外学者进行研究,相比较而言,麦积山石窟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从事的学者数量就远远不如莫高窟,因此麦积山石窟多年以来被研究者所冷落,这种冷落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必将很快结束,迎来新的研究高潮。因为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相比有更大研究潜力和更宽阔的研究领域等待开发,有很多问题等待研究者去解决。基于上述原因,我总想为麦积山石窟研究的发展做点事情。2000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丝绸之路石窟也成为我们的研究内容,因此我先后与麦积山石窟前所长胡承祖同志、现任所长花平宁同志协商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据说2002年是麦积山石窟开凿1600周年,为纪念麦积山石窟开凿1600年,经过双方努力,终于在2002年7月15日至18日举办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成果以《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结集出版。这次会议参加学者120人,收到论文80多篇。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尽管麦积山石窟的研究不如敦煌莫高窟,但是学术界特别是从事石窟考古和佛教石窟艺术研究的专家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麦积山石窟的断代和艺术研究等方面。天水麦积山石窟断代研究上,因为与我们的研究比较接近,所以关注得比较多一些。麦积山石窟的研究最为基础的是石窟开凿年代的判定,

关于天水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年代,在学术的研究中部分人的看法是麦积山石窟创建于402年,但是这一推测缺乏石窟证据。麦积山石窟从开凿至今,历遭兵灾、火灾和地震,中区和东区石窟坍塌严重,已经很难看出他的原来面貌,大部分石窟仅仅保留了主龕,石窟左右龕及前部殿堂荡然无存,这就给石窟的断代考古带来很大的困难。加之大部分石窟经过宋、元、明清的重修,给麦积山石窟进行排年断代分期造成重大障碍。尽管这样,学术界还是就部分石窟的断代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定了部分石窟的开凿年代。现存天水麦积山石窟中最早开凿的窟龕是哪个,学术界看法基本趋向一致,认为是第78窟和第74窟,这两个石窟开凿于西崖的同一水平面上,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认为所塑像和绘画内容完全一致的一组对窟,所谓三世十方佛。这种造像内容和造像风格时代主要发生在佛教进入中国的初期,即十六国和北朝前期。至于开窟的具体年代,在学术界没有定论。麦积山石窟第78窟、第74窟只有根据78窟供养人题记确定,在第78窟凹字形佛坛上,1975年从后代覆盖层之下清理出坛壁上原绘供养人行列,均头包巾帻,上身着交领窄袖大衣,腰束带,下身为宽腿束口裤,足穿尖头乌皮靴。西面每身供养人都有题名。有两则题名中可辨认出“仇池镇”字样,金维诺先生《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据此认为是此龕经过仇池镇氏族供养人修造的,时间为北魏在水以南置仇池镇的446年至488年,又以446年北魏太武帝下令灭佛,至文成帝正平二年(452)下诏恢复佛法麦积山才有可能继续开凿,“因此可以确定这一批壁画供养人的绘制时间,当以452年为上限。”并根据这些壁画的叠压关系,认为此龕初建于北魏仇池镇之先。一般人认为塑像本身是原作,但是佛坛上的供养人是后来重新画上去的,因为78窟佛坛有焚烧的痕迹,壁画供养人是火灾之后重新绘制。我们仔细分析了火灾后重修的层位关系,供养人像应当是原作,不存在后来重新绘画的可能。根据是78窟佛坛上焚烧木料间重新修建是所用填充物中有带有与供养人画像一致的泥块,必然是原作。这样第78窟开凿的时间,就成了问题。如果是同期,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78窟和74窟只能开凿于452年之后到488年之前,显然这个时间与塑像相比,有点太晚。我们认为这个仇池镇是仇池国所建,与北魏所建仇池镇是两回事。仇池杨盛时建立二十部护军镇,其中就有天水、仇池护军镇等,因此,78窟、76窟应当开凿于杨盛时期。关于这一观点还可以从第76窟的年代中得到佐证。麦积山石窟第76窟是北朝早期石窟,位于第78窟与74窟之间,窟型较小,宽高深均五尺左右,严格地说是一个龕,三壁开小龕,正壁佛座正中白底上书写有建窟者的题记两行,根据金维诺先生释读内容为:“南燕主安都侯□□□姬□□□后□造……”。并根据这条题记将第76窟的开凿年代判定为407年慕容德遣使迎母妻归国,其妻在行将东归之际派人开龕还愿。这样金维诺先生就将第76窟的开凿年代确定在后秦弘始九年左右。但是金维诺先生的研究显然有很多疑问无法解决,为什么慕容德妻呼延氏东归时不在长安附近修建石窟而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州麦积山修建石窟?其次弘始九年时南燕慕容德是否称南燕主?经过研究并详细考察76窟佛座题铭,并参照历史文献记载,这个题铭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所谓“燕”字根本无法看清,经过学术界研究并结合史籍记载,仇池杨氏以武都为中心建立政权,并分别向南朝和北朝称臣,是一个两属政权,因此南朝史籍上称其为北秦州,因为东晋及南朝在汉中建立秦州,仇池在其北,故称北秦州;后秦及北朝于上邽建秦州,封其为南秦州,仇池地处秦州之南,故称南秦州。从文献记载看,仇池杨氏往往被后秦及北朝政权授

予南秦州刺史或者南秦王,因为这件题铭作于后秦或者北朝时期,作为一个附属政权称王是很忌讳的事情,所以就称南秦主。另外南秦州刺史往往带“都督陇右诸军事”,所以题铭应当是“南秦主安都侯□□陇右诸□□俊敬造”。至于“俊”与“后”字繁体接近,题铭中的字左边为单人旁,右边是与后字繁体相同,是释读作俊还是作后?根据《魏书·氏传》记载杨俊:永和“十二年,国从叔俊复杀国自立。国子安叛符生,杀俊,复称蕃于晋。”那么杨俊很可能北附于前秦。另外名与此接近者还有后起,杨弘死“从子后起统任,高祖复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后起死,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无论释读作“俊”或者作“后”都有问题:释读作“俊”,但是杨俊时期没有南秦州封授;释读作“后”,后起时期看不出后起对天水的管辖。如果说是南秦州刺史依附北朝之后派人到秦州修建的,以当时的仇池地位很难有资格来称主。如果说在杨俊时期,也看不出当时杨俊对秦州地区的管理,晋安帝于汉中南郑建立秦州,是否当时就出现了北秦州的称法,还不能确定。南秦州的出现于368年根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太和元年(368)“春,正月,秦王坚遣后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分讨上邽、安定,……”。时苻双据上邽反叛,故出兵以讨之。时东晋以杨世为秦州刺史,前秦占领秦州以后,杨世称臣于前秦,前秦以杨世为南秦州刺史。此后杨统也称南秦州刺史。371年前秦派兵攻仇池,“西县侯雅进攻仇池,杨统帅武都之众降秦。篡惧,面缚出降,雅送篡于长安。以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仇池。”胡三省注:“秦置秦州于上邽,仇池在其南,故置南秦州。”373年“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这样南秦州刺史设置肯定要早于368年。杨俊当权是在356年,前秦苻生永寿二年,死于360年。杨俊当权的次年苻坚杀苻生,苻双据上邽反叛,直到368年才收复上邽,当时上邽由苻双和苟兴盘踞,可以肯定杨俊时期前秦苻坚还没有控制秦州,仇池与苻双等肯定有某种联系,称南秦主肯定只有这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用,杨俊对其施加影响并到麦积山开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倾向于杨俊开凿了第76窟。76窟与75窟是开凿于74窟与78窟之间的一组对窟。既然76窟开凿于仇池国时期,那么74窟和78窟也应当开凿这个时期或者更早一些。93窟与76窟虽然不处在一个平面上,但是窟内造像布局形制及大小完全一致,特别是窟内所塑供养人的位置服饰等基本相同,表明这两个窟是同一时期开凿的两个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现存石窟中,最早的石窟是78窟、74窟和76窟、93窟,这些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由仇池国统治者所建,足见仇池杨氏政权对天水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巨大影响。仇池与东晋南朝关系密切,东晋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通过仇池对麦积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金维诺先生也认为第76、93、169、69、74、78等窟开凿于后秦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关于麦积山石窟第43窟性质研究也是热门话题,根据《北史·后妃传上》记载:“文皇帝后乙弗氏,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凿麦积崖为龕而葬,神柩将入,有二丛云先入龕中,倾之一灭一出,后号寂陵。……废帝时,合葬于永陵。”因此,关于乙弗氏的寂陵指的到底是哪个窟,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般认为是第43窟。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洪毅然,他在《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勘测》认为第43窟是乙弗氏的寂陵,主要理由有43窟佛像后洞窟是人工开凿的洞窟,高1.82、宽1.82、长2.75米,既不便于安置佛像,又不便于入内礼佛,窟顶有十字梁柱与闸门道,不是普通的储藏窟,当时雕凿完工,并施以彩绘,应当是一废墓窟。此后,学术界基本上对这一

观点没有提出任何疑义。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将乙弗氏与麦积山石窟的关系研究又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从127窟结构和壁画内容认为与乙弗氏有很大关系。另外在石窟艺术的研究和石窟造像碑的研究上,学术界也有很多成绩。

天水麦积山石窟影响与其艺术地位的不相称是应当说是研究滞后所致。我们看到的麦积山石窟图版介绍有《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和《佛国麦积山》、《中国美术全集》麦积山壁画卷和雕塑卷等,但是这些图版在研究中存在很多缺憾:第一,不全面,大部分都是每个石窟最精彩的部分图版,了解一个石窟的内容全貌,仅仅依靠这些图版是远远不够。第二图版内容凌乱,以《佛国麦积山》为例,这部书按照塑像内容编排,这样一来,一个石窟的塑像内容就放在不同的地方,前后不连贯,研究起来很麻烦。因此,我们很希望出版一部按照石窟时代为顺序、内容全面的图册,特别是麦积山北朝石窟首先出版出来,供学术界研究使用。就麦积山石窟的整体研究来说,学术界为之也进行近百年的努力,应该说到了总结回顾和展望的时候。麦积山石窟研究近百来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研究领域需要我们去弥补,哪些问题需要学术界去解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做这一工作。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发表了近两百篇论文,这些论文零零散散刊载在各个书刊之上,没有做集中收集和刊载的工作,使得学术研究者往往没有办法掌握学术研究史,低层次的重复研究很多,缺乏创新性的学术成果。鉴于这种现象,我们组织部分学者编辑这部书,将以前学术研究几乎是竭泽而渔式的搜寻,除了特别没有价值的和重复发表的论文之外,基本都收集在这部论文集中,目的就是为将以前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学术界,以推动麦积山石窟向更高层次发展。

天水麦积山石窟与我有很深的情结,还是有一层人为的因素。第一,在我接触麦积山石窟的近十年中,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和研究所的同仁,为我提供很多方便,麦积山石窟几乎每个洞子我都看过不止一遍,每次都同麦积山石窟的青年专家,面对一个个石窟造像,各抒己见,侃侃而论,受益良多。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特别是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麦积山石窟又是我们的研究领域之一,于公于私,都很想为麦积山石窟研究做点事情。第二,我的博士研究生魏文斌同志担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进校之后我要求他的学位论文主要做麦积山石窟,解决麦积山石窟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以前研究成果的收集工作就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得到完成,后来郑国穆同志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于是几年前我们酝酿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作为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的第一卷首先出版,以企对麦积山石窟研究有所裨益。

随后,我们还将围绕《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完成炳灵寺卷、河西陇东卷、榆林窟卷等,这些成果的完成需要很多资金支持,为了学术研究我们将筹集出版需要的一切经费,保证这个计划得到实施。支撑这一研究计划的实施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曾于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后,为了开展敦煌学的需要,我们提出了培养复合型研究人才目标,即在文、史、哲和艺术、宗教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学术人才。1999年建成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建成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985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建成敦煌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领域从敦煌文献和区域史地扩展到敦煌艺术等各个领域。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有很多是失传的古代典籍。因此,敦煌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传统优势与强项。在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上承担了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全国高校古委会工作项目 1 项,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 1 项,主要有“敦煌区域史地文献专题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整理研究”、“敦煌写本占卜文献整理研究”和“敦煌写本相书研究”、“敦煌写本类书整理与研究”等。在这一研究领域近年出版学术成果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敦煌写本励忠节抄研究》、《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等 8 部,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还有《敦煌写本相书研究》、《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等 7 部。这些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部分研究新的研究方向代表目前的最高水平。

在隋唐五代西北区域史研究上,兰大敦煌学研究所作出很突出的成绩,在这方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6 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甘肃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主要有“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研究”、“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研究”、“唐五代敦煌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研究”、“敦煌道教世俗化研究”,兰州大学 211 工程项目“海内外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物与中古社会研究”等,进行扎实深入的科学研究。在这方面近年来已经出版的成果有《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1~3 编、《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西北通史》第二卷等十余部,其中 1 部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我们将出版的成果有《西北史地文化研究》1~6 册、《印度文学与回鹘佛教研究》、《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等 12 部著作。

敦煌石窟与佛教艺术研究在兰大原先的基础上,通过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研究所正在大力建设和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敦煌壁画中大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和儒家孝道思想内容等都融入敦煌壁画艺术中,用中华民族的形式来表现佛教的内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相融合的形式。这样以来,研究这些佛教艺术图像也就具有了国学研究的性质。在这一领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 项,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5 项,主要有“敦煌白描画研究”、“吐蕃佛教与社会”、“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研究”、“唐代敦煌景教写经研究”、“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敦煌石窟专题研究”、“敦煌石窟个案研究”、“敦煌佛教图像学研究”、“敦煌石窟北朝美术史研究”、“散见甘肃佛教石刻造像调查与研究”、“河西佛教史研究”,还有兰州大学 211 工程项目“丝绸之路石窟保护技术研究”,美国学术基金项目“中古敦煌寺庙文化”等。从 2001 年起至今,连续举办了六次石窟艺术与佛教文化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或海峡两岸会议,组织了四次丝绸之路佛教艺术与历史文化学术考察,出版了《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第 148 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敦煌壁画与传统文化——以疑伪经为中心》、《敦煌画稿研究》、《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敦煌壁画千佛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著作十余部,使兰州大学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其中,《敦煌画稿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即将出版的有《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麦积山卷等著作 8 部;举办了 2006 年“敦煌佛教与禅学”学

术研讨会和2007年“佛教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

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为兰州大学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海外藏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途径及其所有权归属问题研究”、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等,已经出版的有《中外敦煌学家评传》、《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等6部,其中王冀青教授的《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并获2005年获甘肃省优秀图书奖。还有两部敦煌学学术史论著也将于近期出版。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实施多卷本《中国百年敦煌学史》,对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进行总结和新世纪敦煌学发展进行展望。这些研究成果出版,将确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学术地位,形成自己学术优势与学科特色,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

为国内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研究所具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点。到2007年,在站博士后有5人,出站1人;在读的国内外博士研究生有35人,硕士研究生36人。已有32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包括韩国留学生1人、台湾地区1人)。采取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注重培养质量,优势突出。有20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1人获国家民委基金项目,2人获日本笹川良一东京财团和平基金项目;有2人获得兰州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奖,3人获宝钢优秀研究生奖,1人获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驻校奖学金赴浸会大学学习一年,8人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们学习期间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高质量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这些毕业的博士生,正是敦煌学明天的希望,而他们中间很多将成为敦煌学界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这些博士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其中10人晋升教授,16人晋升副教授。6人获得国家留学生基金委或单位派遣出国留学深造,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99级博士生杨富学所著《回鹘之佛教》于2002年获中国高校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获甘肃省第九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高启安博士论文《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获兰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和甘肃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冯培红博士学位论文《归义军职官制度研究》获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以来,教育部、财政部、兰州大学的211工程二期、985工程、重点基地建设经费以及配套资金、申请科研经费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经费共计1400万元左右,使敦煌学研究所得以购买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保证了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还选留和引进了一些青年教师,加强了学术队伍的建设。《敦煌学辑刊》影响越来越大,成为社科核心期刊(CSSCI)。研究所名誉所长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还有1人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3人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人获兰州大学师德标兵奖,1人获甘肃省优秀教师,2人获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和青年教师支持计划,先后有十余人次到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及港台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在新时期,兰州

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平将得到很大提升。

经过多年的建设,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学术交流都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学术交流方面加强对外合作,我们同日本朝日新闻社合作接受日方派遣敦煌学研修生二十余人,我们还接受美国短期敦煌学研修2人,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许多人已经活跃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接受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敦煌学访问学者多人,联合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考察活动十余次。为了同国际学术接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2006年经过多年酝酿的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联合共建的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正式在敦煌学研究所挂牌成立,聘请国际上在佛教艺术与文化上享有盛誉的学者兼职研究中心。聘请宁强教授来敦煌学研究所任长江学者,聘请日本明治大学速水大来研究所短期工作,将研究所部分博士充实到敦煌佛教艺术的研究队伍中,这样我们不仅掌握国内学术研究动态,而且了解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国学研究动态,以期推动兰州大学的敦煌佛教艺术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层次,在佛教艺术史的研究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在基础建设上,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规划和幻想,就是在兰州大学建造一栋敦煌学研究中心楼,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成一流的资料设备和一流的研究条件,从而达到一流的研究群体和一流的研究成果。将敦煌学研究所建成敦煌学界共同的研究基地,为国内外敦煌学界研究提供学术服务。敦煌学研究所未来蓝图是美好的,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历程一定充满了艰辛,只要有学术界的共同支持,这个蓝图一定能变成现实。

目 录

第一部分 考察与研究综述

天水麦积山发现石佛窟	容 媛(1)
天水麦积石窟介绍	冯国瑞(2)
西北文化部完成麦积山石窟勘察工作	(13)
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报告	麦积山勘察团(14)
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日记(摘要)	(22)
《麦积山石窟》序	郑振铎(33)
麦积山石窟寺	(日)福山敏男(39)
新発見の甘肃省の石窟	(日)野间清六(49)
麦积山石窟	(日)名取洋之助 町田甲一(52)
麦积山石窟	阎文儒(55)
麦积山石窟文物概述	陈万鼎(63)
麦积山石窟	孙纪元(82)
麦积山石窟国内研究概述	卢秀文(84)
勘察麦积山石窟回忆	董晴野(91)
冯国瑞与麦积山石窟	王 铨(96)
麦积山石窟概览	张锦秀(102)
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	(日)邓健吾(106)
二十世纪中期麦积山石窟研究概况	冯 力(120)
麦积山石窟研究史综述及今后注意的几个问题	郑国穆 魏文斌(125)
当代对麦积山石窟有重大贡献的三个代表人物	张锦秀(138)
麦积山“碑洞”发现始末	项一峰(146)
麦积山石窟艺术的拓荒者	胡承祖(148)
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首次考察	孙儒侗(151)
麦积山石窟勘察惊险一幕	岳邦湖(155)
独具特色的麦积山石窟	傅小凡(157)
20世纪早中期甘肃石窟的考察与研究综述	魏文斌(164)

第二部分 历史与考古

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蠡测	洪毅然(174)
------------------------	------------

麦积山石窟的新通洞窟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177)
麦积山石窟开凿年代及现存最早洞窟造像壁画	张宝玺(184)
麦积山石窟的分期	董玉祥(191)
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	
——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	初世宾(200)
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	阎文儒(216)
麦积山石窟历史散论	徐日辉(240)
麦积山石窟史略及其雕塑源流	李西民(247)
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	张学荣 何静珍(262)
麦积山的历史与石窟	黄文昆(273)
试论麦积山石窟艺术史上的六个高潮	李西民(280)
隋代晚期佛教雕塑	
——一种年代学和地方性的分析	Marylin M · Rhie 著 宁强 译(289)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与佛像的源流	(日)东山健吾 著 官秀芳 译(305)
麦积山北朝石窟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315)
天水与麦积山佛教	项一峰(322)
从“六国共修”看麦积山石窟的历史	张宝玺(327)
禅僧与甘肃早期石窟的开凿	魏文斌 吴 荭(335)
地方统治者与甘肃早期佛教石窟的开凿	吴 荭 魏文斌(338)
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时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	
——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	张学荣 何静珍(343)
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题记、碑刻与宋金利州路、凤翔路间的分界线	李之勤(360)
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	金维诺(368)
三武灭佛对麦积山石窟的影响	孙晓峰(385)
唐代表积山石窟	孙晓峰 董广强(391)
麦积山石窟北魏后期诸窟考	(日)八木春生 著 彭盈真 译(395)
再议麦积山石窟石岩寺年代及第 78 窟创建年代	
——兼答张学荣、何静珍先生	张宝玺(414)
麦积山石窟“六国共修”与历代赐名小考	项一峰(418)
麦积山石窟“碑洞”释疑	董广强(422)
略论六世纪政治形势对天水佛教文化发展的影响	汪保全(425)
麦积山称谓的历史变迁	夏朗云(432)
丝绸之路与麦积山石窟	项一峰(434)
从两碑一题看麦积山的开掘年代	李光霖(439)
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	温玉成(441)
陕晋豫及其以东地区隋代石窟的分布与现状	
——兼析晋豫及以东区隋窟的艺术特点	王振国(449)
宋代表积山石窟发展的社会背景	董广强(463)

关于麦积山石窟第 74 及第 78 窟的建造年代	(日)八木春生 著 何洪岩 魏文斌 译(471)
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之关系	项一峰(486)
宋代大足石刻与麦积山石窟发展比较	董广强(491)
中国における 5~6 世紀の法華經美術の研究	
——麦積山北魏晚期第 10 号碑像の図象構成	李静杰(494)
麦积山石窟 10 世纪~13 世纪的营造	屈 涛(503)
麦积山石窟王子洞窟区调查简报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517)
麦积山第 93 窟考察	蒲小珊(522)
麦积山石窟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魏文斌(530)
麦积山第 43 窟研究	项一峰(540)
麦积山石窟与炳灵寺北朝窟龕的异同	孙晓峰(545)
炳灵寺第 1 窟对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断代的启示	夏朗云 王纪月(552)
炳灵寺、麦积山石窟若干问题的思考	项一峰(561)
麦积山石窟的开凿背景与价值	李清凌(567)
麦积山石窟 155 窟初探	孙晓峰(570)
麦积山早期大龕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	
——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	夏朗云(573)
麦积山第 76 窟考察	郑国穆(584)
麦积山与响堂山石窟差异	陈悦新(594)
西魏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	陈悦新(601)
中心文化对北朝麦积山石窟的影响	陈悦新(608)
麦积山第 127 窟为乙弗皇后功德窟试论	郑炳林 沙武田(614)
第三部分 洞窟介绍与造像壁画内容	
论麦积山石窟的北魏佛	(日)町田甲一(626)
麦积山石窟的壁画	吴作人(641)
麦积山石窟的北魏窟龕及其造像	董玉祥(643)
关于麦积山石窟中的北周洞窟、造像和壁画	张学荣(653)
麦积山石窟壁画叙要	张宝玺(661)
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	
..... (日)久野美树 著 官秀芳 译 魏文斌 校	(674)
麦积山第 133 窟 10 号造像碑内容辨析	张学荣 何静珍(692)
论莫高窟和麦积山等处早期洞窟中的交脚菩萨	张学荣 何静珍(709)
关于十六国北朝七佛造像诸问题	魏文斌 唐晓军(717)
麦积山石窟雕塑概述	王纪月(733)
东方的微笑——麦积山石窟第 044 号龕坐佛新探	薛方晴(736)

谈麦积山石窟中的伎乐天与音乐	李光霖	界平(739)	
早期的两对姊妹龕——麦积山石窟第 74、78 龕和第 70、71 龕简介	张锦秀	(744)	
麦积山石窟北朝壁画	张宝玺	(747)	
麦积山石窟第 115 窟简介	张锦秀	(755)	
麦积山第 142 窟简介	张锦秀	(757)	
十六国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三佛考析	项一峰	(759)	
麦积山石窟 10 号造像碑	项一峰	(764)	
麦积山石窟壁画中的《睽子变》	花平宁	谢生保(767)	
麦积山西崖的三大洞窟	张锦秀	(772)	
麦积山 127 窟正壁斜坡壁画略论	唐冲	(784)	
《维摩诘经》与维摩诘经变——麦积山 127 窟维摩诘经变壁画试探	项一峰	(787)	
麦积山石窟雕塑与壁画中古兵器拾掇	侯顺子	徐叶彤	黄桂花(796)
麦积山重点魏窟述评	张锦秀	(800)	
麦积山北周重点洞窟述评	张锦秀	(807)	
麦积山隋代重点石窟述评	张锦秀	(818)	
甘肃中东部石窟早期经变及佛教故事题材的考察	吴荃	魏文斌(824)	
浅议麦积山石窟的地狱变相	唐冲	(834)	
麦积山北朝经变画	魏文斌	(842)	
麦积山石窟体育文化考析	路志峻	李重申(845)	
麦积山石窟观世音菩萨造像浅谈	陈红波	(849)	
麦积山石窟第 133 窟造像碑研究综述	谢生保	陈玉英(854)	
麦积山北魏 115 窟造像壁画内容考释	项一峰	(863)	
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	李辉	罗明(869)	
麦积山第 11 窟造像题材考释	魏文斌	蒲小珊(871)	
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	李怀顺	魏文斌	郑国穆(881)

天水麦积山发现石佛窟

容 媛

天水麦积山石窟,为北魏时佛教艺术建筑,自民国三十年(1941)冯国瑞氏编著《麦积山石窟志》后,闻名于世,惟石窟年代久远,堙破不堪,东窟之七佛阁、牛儿堂、散花楼等遗迹,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经四区专员胡受谦氏督导补修,梯柱栏杆完全可通,并将石窟之瑞应寺重新修葺,增建山馆,以为游人栖止之所。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初,天水县长方定中氏,约同冯国瑞氏至麦积山察勘续修工程。冯氏独留山中,偕寺僧率木工探险西窟,仅携木板长绳,由西窟已毁之栈道遗物间架板递接,攀木牵绳,自大佛足下竟升入距地面高数十丈相传之万佛洞内。发现深广五丈余之长方洞,内有大佛造像二十五尊,巨碑十八座,有高至七尺者,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尊。碑侧亦刻佛像,碑下堆积鸽子松鼠粪土深数尺,洞内光线甚暗,未见题字仅见塑壁小像无数,均高数寸,经冯氏审定,确系北魏作风。天水地方人士,决定补修栈道,俾人能得窥观研究,亦胜事也。(见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天津益世报》)

(原载《燕京学报》第三十二期,1947年6月)

天水麦积石窟介绍

冯国瑞

甲、历史

麦积石窟，在甘肃天水东南九十华里。“麦积”一名的来源，是因为秦岭正干森林区，起了许多突出的山峰，远远的看，像是农家丰收以后，似广场上堆起的麦积子一样。这些麦积子，不止一个，高低大小，有种种形态，可能是劳动人民给它起了麦积、豆积等名称，象征农民期望劳动成果的思想。山的周围，都是许许多多的天然“窟窿”。麦积山的自然环境，具有优越条件，拥有历史发展规律很丰富的材料。从周代起，经过秦、汉、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都有不断的历史记载，略举例说明：

周——“秦州麦积山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前1001）所造，名曰灵安寺，经四十年，当有人出”（法苑珠林卷五十一）。这部书是唐释道世作的。这段事迹的虚实，很难断定，不过是最早的记载。天水接近西周的丰镐，在渭水上游的文化，可能较早一些，可是穆王建寺的事，连后出的《穆天子传》都未记载，由此可知，这是一件不可靠的事。

秦——前753年秦文公墓葬西山《史记》。皇甫谧云：在陇西西县，今天水县西名秦岭疑是。裴骃集解、《秦州志》记载亦在麦积山下（元一统志）。

现在与石窟对面的阳坡，有秦文公墓，依据近代天水发现秦公毁的事实，是可靠的证据。秦自非子作了封建王朝的仆从，在汧渭之间，主持牧马的事，在天水经过了十二公（秦公毁铭），然后才向东迁于雍（凤翔）。麦积附近，到现在还是林区，嬴秦新生力量的滋长在这里，作过广大牧场，是很可能的事。

汉——东汉初隗嚣据天水（公元前25—9），“麦积山在天水县东百里，状如积麦，为秦地林泉之冠。北为雕窠峪，上有隗嚣避暑官，对面瀑布，下注苍崖间，亦胜境也”（《方輿览胜》）。

隗嚣是天水人，在西汉末，有他割据一方的历史存在。现在天水甘谷渭水流域一带，靠山顶上，存留的连城遗迹很多。雕窠峪，可能是包括麦积石窟区域，永川水的山谷地带（《水经注》渭水条也说到这条支流），一面作割据小王朝的避暑行宫来享受，一面作军事防守的要隘。

魏——正始三年（506），“秦州主簿吕苟儿反，梁州刺史李焕，令石长乐，由麦积崖赴援。又正光末（524），陇右叛乱，东侵汧岐，李苗请固守陇东，命偏将出麦积崖，以袭其后”（《通鉴》）。

由宝鸡到天水，沿着渭河，是西上的路，取道吴砦（今三岔），经过麦积，是一捷路。汉

以后的麦积,为军事要地,无论攻和守,是有它足够条件的,上面材料,都是石窟在佛教传入以前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以后,当南北混乱兵连祸结,人民横遭涂炭,想不到出路,给佛教徒一个发展机会,在玄虚的幻想上,浓厚了佛教信仰,实际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因此封建统治者,也多带头信仰佛教,来巩固他的政权,扩大修建佛寺,把旧有石窟,改为佛龕,不惜任何物力来经营,麦积石窟的佛教艺术,不能例外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

西魏——大统元年(535),“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失宠,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戊,在麦积山为尼,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为落发,事毕,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龕而葬。……后号寂陵”(详《北史·后妃列传》)。

全传原文记载乙弗后与悼后争宠的事,到出家为尼,和死后许多事实,活现一篇神怪小说,在这材料中,是证明了麦积在大统时,已有佛龕,并不是创建。现存的宋靖康残石,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碑文,说西魏大统元年,再修崖阁的话相符合。所以麦积石窟的发展到佛教艺术的创始,确在大统以前,虽无史料证明,这一事实,是可相信的。

北周——保定三年(563)大都督李充信,在麦积山为其亡父造七佛龕,请庾信作铭(《庾子山集·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

这是石窟的历史上一件大事。庾子山当南北分裂的时候,他是南朝(梁)的官吏,因报聘到东魏的邺下(许昌),侯景乱起,在围城前后,他奉命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不战而逃。台城陷后,他跑到江陵(今荆州),梁元帝又派他做聘使到西魏的长安,魏明帝好文学,因他有文名,特别优待,常侍从左右。保定五年,明帝到秦州,他也跟随着,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就那样一套。凑巧秦州大都督李充信,给他亡父在麦积增开石窟,造七佛龕,乞求冥福,请他作铭,铭里说明,李充信以前,早有石室山龕。对于壁画、雕塑、建筑、铭文中有这么几句:“壁累经文,龕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美丽的描写,不免有太过的地方。七佛龕,就是现在的上七佛阁,尚完好,部分壁画也存在,独没有庾信作的石刻在阁内。明人冯惟讷补刻的在石窟下面的瑞应寺内。传说西阁石窟内石刻甚多,因栈道塌毁,庾铭或者还在那里。

隋唐——隋唐两代的文字材料,找到的不多,杜甫秦州《山寺》一首,形容麦积石窟,“悬崖置屋牢”一句是写实。至于隋唐塑画都有遗存的,北宋的《太平广记》麦积山一条,值得完全介绍写出,可以了解不少的情况: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室,虽自人力,疑其神工。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龕室神像,功毕,旋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室,缘空蹊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乃题诗天堂右壁上,……时前唐末辛未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出《玉堂闲话》)